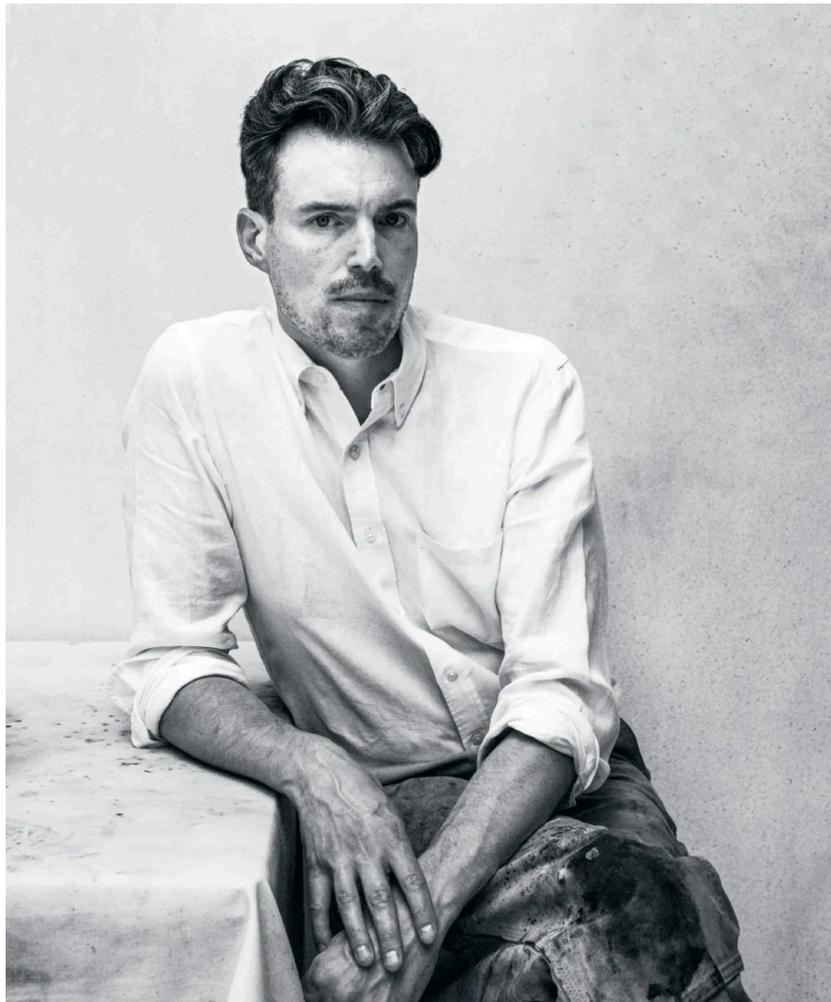


## 专题 | 约瑟夫·耶格尔：通往外边之镜

天线空间ANTENNASPACE 2024年11月19日 18:48 上海

### ANTENNA SPACE



约瑟夫·耶格尔 (Joseph Yaeger)  
photographed by William Waterworth for BLAU International

#### 通往外边之镜

*A Mirror to The Outside*

撰文：本杰明·巴洛 (Benjamin Barlow)

发表于Blau国际杂志，2024年10月1日

翻译：陈玺安

约瑟夫·耶格尔给出了他的答案。这位来自美国的年轻人曾卖过奶酪，对写作充满抱负，但却走上一条通常是周末画家才会走的路——水彩创作。画布上打了厚厚一层石膏，他的“乌有乡报道”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BLAU杂志会见了这样一位眼光敏锐，以精湛湿画技巧创造出最人乎意料画面的艺术家。如此轻快的绘画，又怎么可能变得如此具有雕塑感——由本杰明·巴洛 (Benjamin Barlow) 带你深入画面背后的故事。

伦敦，如往常一样的匆忙早晨，我在七月的一个工作日北上与约瑟夫·耶格尔会面。除了上班族和学生，游客和流浪汉，地面列车上的一位男子在朗诵福音祷告，一名女子也加入了他的赞颂。阳光在尘埃中闪烁，照亮棕橙相间的座椅。我对自己说，这些都只是印在我心中概念化的图像，肯定在哪见过。或许，这是一部末日电影的开场。末日将临，乘客手机响起警报的一刻，新闻开始跳出红色警示，所有的灯都灭了，将现实本身冻结在此刻。



魔鬼释放空虚，2024  
*Devil unwind what's empty*  
 亚麻布上水彩、石膏、塑料聚合物镜片  
 watercolour on gessoed linen and plastic polymer lenses  
 67 x 31 x 2 cm  
 Photo: Michael Brzezinski

火车到达下一站，我便下车，向目的地走去——伦敦达尔斯顿区一家不起眼的咖啡馆。半堵在人行道上的是一辆大黑卡。我几乎没注意到，便转过街角走进咖啡馆。没多久，耶格尔也到了。他身板高，超过一米八。在这么闷的天气，他穿着一件简单的衬衫和深色休闲裤。仅凭外观来说，如果他要在我的电影中出演，他应该会是那种在黑暗中竭尽所能寻找光明的角色，总是尽力利用手头一切的那种。

耶格尔和我买了咖啡，穿过马路来到一个栏杆围着的小公园，路也在此岔成两条。浓密的树叶遮蔽了绿地。树根从铺好的路面鼓了起来。一位感觉上刚运动完的女子坐在长凳上，手里拿着一份对开大报，喝着咖啡，脚边靠着她的杰克罗素梗犬。我们在对面的长凳上坐下，把纸杯小心地放在木梁上，便开始了和耶格尔的交谈。

我先说道，很少有美国人会住在伦敦，并且工作是画画——太罕见了。耶格尔立即将话题带到他的青年时期。1986年出生的他，在美国蒙大拿州的海伦娜长大——这是一座天主教大教堂与州议会大楼比肩齐平的城市。他的父亲为非营利组织筹款，母亲是小学教师——“非常有耐心”，他提到。我们都对这种性情感到自叹不如，以及我们这些不再年轻的男人不时散发出的那种低人一等的丧，他说道：“当你把事情压抑得越来越深，它们就变得难以触及。”

这句看似浅显却又朦胧的一句话，吸引了我，我进一步向他讨教。但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一个声音：“嗨。”耶格尔和我望向一名年轻女子，她站在一群跟着她的人们面前，其中一人扛着一台相当笨重的摄像机。这时我突然想到了刚才那辆卡车。“真的很抱歉打扰你们，但我们正在拍摄”，她说道，“我们是否可以借用一下你们的位置？”她礼貌性的要我们走，但这里也没有其他座位，我们得离开公园。即便如此，我却暗自想着，我感觉文章的一个素材上门了——约瑟夫·耶格尔是一位关于电影的画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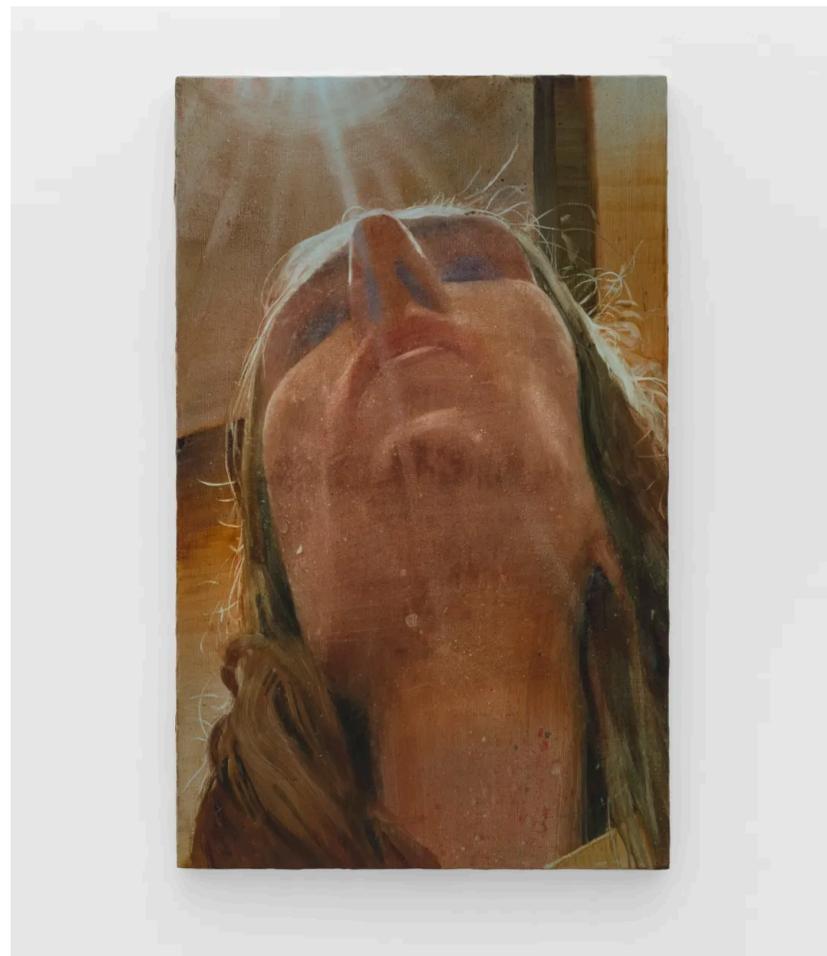


约瑟夫·耶格尔在伦敦的工作室  
 photographed by William Waterworth for BLAU International

我们索性朝他不远处的工作室走去，艺术家一面向我讲述他初次被图像捕获的体验——克利夫兰骑士队球员马克·普莱斯的NBA交易卡。“那一次的观看体验中，有种难以名状的视觉冲击”，耶格尔谈起这段童年记忆说道。“我当时对他感到一种强烈的吸引。”即便是今天，他也无法准确地用语言描述这种感觉，这并不是出于任何知识上的短板，而是因为，正如他意识到的——他之后也在工作室里进一步阐述到——图像和语言对他而言几乎是最为分离的两种东西。

“不管怎么样，某种程度上，这种不适感是我的创作需要的状态，以便进入一种虔诚的境界——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我从小接受了天主教教育。”

16岁时，耶格尔已经找到了后来成为他作品概念基础的东西：电影中静止的瞬间，他为之着迷，并一直保持着这种痴迷。早期的一个迷恋对象是斯坦利·库布里克的《2001太空漫游》，特别是那间带有光盒地板的太空时代新古典主义卧室的场景。“房间的视角进入了一种完美的对称，我会将DVD播放器不断暂停、播放，最终找到完美画面，”耶格尔说道。“奇怪的是，我整个职业生涯的灵感往往都来自那些孤单的少年时光。”他看着我的眼睛补上一句。“我一生中花了这么多时间在做同样的事情。差别在于，如今，这变得更像是在进行分析，而不仅仅是像没带头灯的洞穴探险。在某种意义上，这些画作一遍又一遍地重演那种感觉，试图解析到底是什么。它永远无法被回答。”



缓慢无穷 · 2024  
*Slow infinity*  
亚麻布上水彩、石膏  
watercolour on gessoed linen  
120.5 x 75 x 4 cm  
Photo: Michael Brzezinski

年轻的耶格尔被电影所吸引，到了上大学的时刻，他自然也就入读蒙大拿州立大学博兹曼分校的电影学院。但那只持续了一年——用他的话说是“一年悲惨的日子”，之后这位艺术家读了罗德岛设计学院，不太情愿地学着插画，直到2008年毕业。我问他这些显然艰难的岁月。为什么会那样？“我认为那是因为当时我对艺术界没有概念，”他说道，一面等着马路上的垃圾车通过，再接着往前走得更僻静的街区。“我甚至不理解艺术家到底是什么。很多方面来看，我根本没有理由去从事绘画。”

尽管在暗处，耶格尔仍不停止寻觅。接下来的迁徙是向西，前往洛杉矶，他的妻子在那里从事服装设计工作。在加州的那两年，或许对他而言什么都没有“发生”，但他依然认为这是他绘画真正的开端。然后，那种有希望的开始很快就被打断了，2010年，耶格尔和他的妻子跨洲移居伦敦，她在那里读研究生。“那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压抑的事情，”耶格尔回忆道。“我想我当时非常受伤，我已经搬到了洛杉矶，然后又要搬到伦敦？我们在做什么？为什么？”他向我复述道。“于是，可能是出于对自己的抗议，我当时觉得：哦，我已经受够了视觉艺术。”

“我一生中花了这么多时间在做同样的事情。差别在于，如今，这变得更像是在进行分析，而不仅仅是像没带头灯的洞穴探险。”

画家于是又将工作转到了写作。为了养活自己，他在一家高档奶酪店找到了一份工作，他将会持续做七年的工作，在头几年里，他晚上和周末写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。但最终他也遇到了瓶颈。“最后，我只得承认自己好像没什么特别要说的，”当我们到了他的工作室时，他这样告诉我。我们爬了几层楼梯，来到这个简朴的空间，一面是窗户，一面挂着他的作品。耶格尔给我安排了一个座位，自己也坐下。面对那些挂着的画布——它们的表面既粗糙又凝结，既光滑又粗糙——很快显现出一些奇异之处。耶格尔告诉我，他不太清楚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，大约在2013年，他从视觉的空白中重新出现，并带来了他作品的非凡媒材：水彩。不过，他确信的是，这种画法的转变为进入伦敦皇家艺术学院铺平了道路。他收到录取消息的那一刻让他难以忘怀。2017年，在奶酪店地下室，在荧光灯和电脑屏幕的照耀下，他看到了录取通知书的第一行，正如他在其他地方所说的那样，他“就这么走到外面，站在阳光下”。

到目前为止，我只在今年的巴塞尔艺术展上亲眼见过耶格尔的一幅画作，而在工作室里，面对那堵墙，我再次被吸引。我觉得他的作品中有卢克·图伊曼斯的影子，因为这些图像是找到的，因而带有记忆的某种作用，既有清晰的概念性又具有历史上的模糊性，也可以与其他那些裁剪和控制画面的当代画家相提并论。但对耶格尔来说，与其说是表面的人工痕迹，不如说是不断延展的水色深度。画的是演员的电影画面，“它们讲述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别处的故事，”他说。“它们是从无处传来的报道。”



挫折是欲望的前奏，2023

*Frustration is preparation for desire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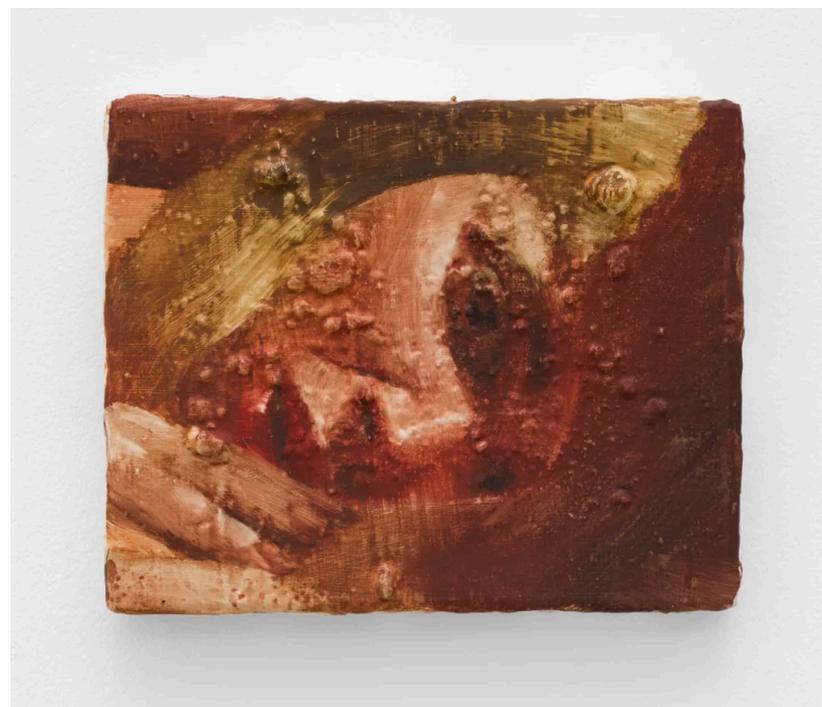
亚麻布上石膏水彩

watercolour on gessoed linen

120 x 105 x 4 cm

在我们看画之前，我问了耶格尔关于他的写作情况，本以为他会说已经放下了写作，但事实并非如此——每个展览都有文字相伴。“写作是与画作契合的容器，”他说着，语气间仿佛跟河原温的《日期画》有种概念联系一般。例如，去年在伦敦的Project Native Informant展览中，耶格尔在《沉默治疗》的小册子上呈现了他的诗作，读起来像一种纯逻辑的实验。“这几乎可以说是算法式的，”艺术家形容道他的逻辑是“若A则B；若B则A”的循环推理，最后两行得出：“我是噪声，你是沉默；然而：你如果是噪声，那我就是沉默。”

对耶格尔来说，关于图像和语言的分离的关键影响来自于罗兰·巴特，尤其是这位法国理论家关于知面和刺点的两组概念。在看一张照片时，巴特试图通过定位刺点，即“情感的尖刺”来与图像建立直接联系，耶格尔称之为——一种完全与知面（即文化性的语言解读）相对的基本情感。“我正在做的正是这个，然后在绘画中重演这个过程，”艺术家说。“每幅图像中都必须有某种钩刺。”



移动的深渊，2024

*Moving abyss*

亚麻布上水彩、石膏、砾石、水泥

watercolour on gessoed linen, gravel and cement

21 x 26 x 2 cm

Photo: Michael Brzezinsk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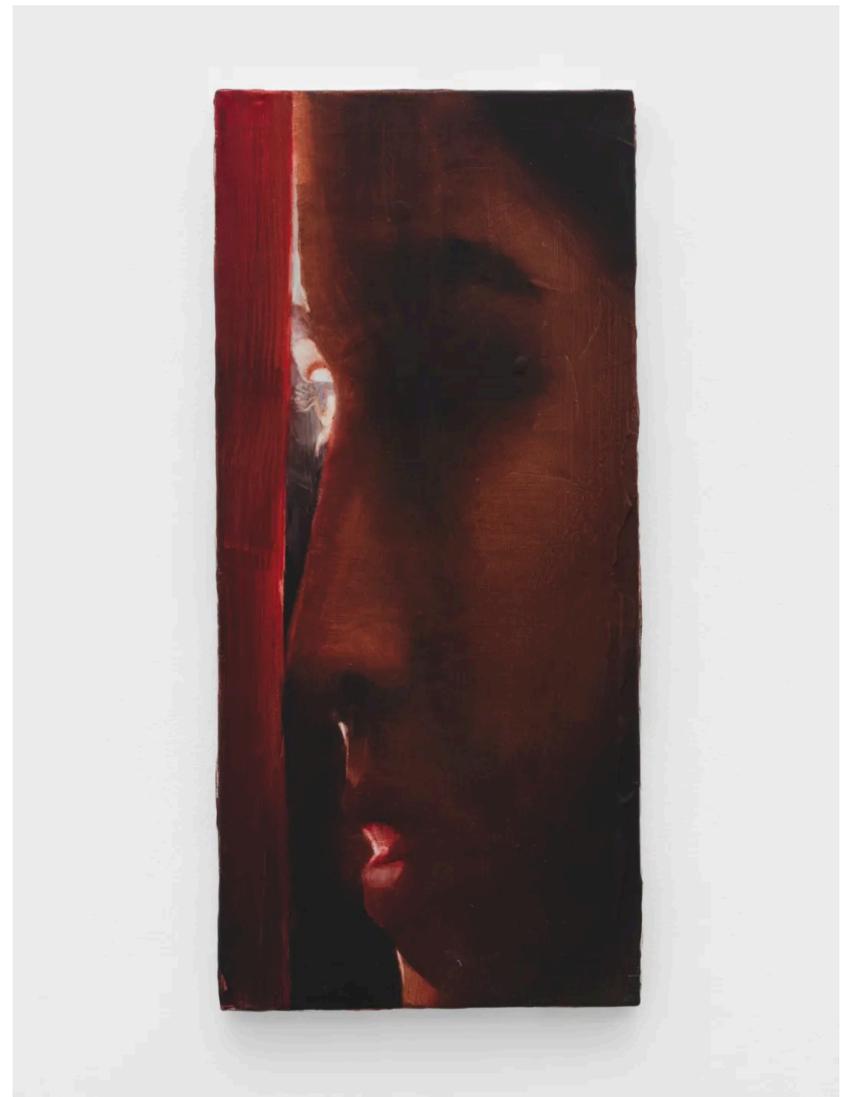
与此同时，画布打底所需的种种准备也在进行中。要明确的是，他并不是在吸水纸上画水彩，而是涂了底漆的亚麻布，涂了石膏，并且通常有很多层。这是一种完全耶格尔个人的形式发明，这种蜡状、裂纹的表面效果赋予作品最初的诡异感。画布的准备过程可能需要几天甚至几个月，然后艺术家会将少量颜料倒入每张画的构图图中。这意味着他必须在地板上作画，而且动作要快。“这样的工作等于我几乎每天都在弥撒，做很多跪拜的姿

势，”他说。“不管怎么样，某种程度上，这种不适感是我的创作需要的状态，以便进入一种虔诚的境界——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我从小接受了天主教教育。”

耶格尔告诉我，石膏底会在干燥时裂开，形成了许多更古老绘画中常见的裂纹，也等于是重新活化了上层覆盖的水彩。

随着石膏的层叠，在最终画面的底层几乎总有层层叠叠的画作。耶格尔从不将画布涂回白色，而是将颜色调和至一种红棕色调——“一种类似于提香使用的底色，”他自己说道。他有时是直接在这样的底色上作画，或者再次涂上石膏。《与季节共度的一分钟》(A Minute with Seasons, 2023)使用的方法是后者。在画布上，从低角度拍摄的一个仰躺的女子的脸——电影摄像机似乎放在她的腹部——她白色的指甲触着额头，似乎终于被某种酝酿已久的厄运击溃，而画布的表面完全破碎、裂开。耶格尔告诉我，石膏底会在干燥时裂开，形成了许多更古老绘画中常见的裂纹，也等于是重新活化了上层覆盖的水彩。

在画布边缘，也堆积着一层层石膏底，并溢出画框。其触感吸引着观众上手触摸，沿着边缘划过，抚摸所有的凸起和脊状——对每幅作品来说，这些边缘同中心一样关键。正是在这一点上，耶格尔的作品获得了一种绘画中很少见的雕塑感，在水彩作品中就更少见了。



虚幻的事物有其自身的现性, 2024  
*Unreal things have a reality of their own*  
亚麻布上水彩、石膏  
watercolour on gessoed linen  
67 x 31 x 2 cm  
Photo: Michael Brzezinski

艺术家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。“没有人可以看到工作室里的任何操作，”他说。“这幅画要被处理掉了，所以我其实可以演示给你看。”他从角落的画堆中挑出一块画布，放在地上。画面上是一名穿着短裤的男子。他躺在悬崖边缘，远处是地平线，回头望着，仿佛有人刚刚叫了他的名字。悬停在画作上方，耶格尔拿起喷雾瓶将画面覆盖上水，然后瞬间刷掉了那个人物，如此薄的表层。我想，这么脆弱，轻而易举地抹去那些看似持久的东西。这种轻盈感，耶格尔带入了更严肃的事物中。画布中包含了古老的大师们的作品，移动影像被冻结在当前时刻，而普通的时间和现实完全失去了位置。

耶格尔和我拖着步子回到房间两端的椅子上，重新凝视着墙面。“那幅画就是不适合你？”我问，试图弄清是什么赋予了一系列图像的连贯性，艺术家如何选择他暂停的画面。他提到了科马克·麦卡锡（Cormac McCarthy）2017年的文章“凯库勒难题”。文中，已故的美国小说家阐述梦和无意识的功能，尤其是那些重复的梦。麦卡锡推想，梦确实试图传递给我们某种道德信息。但因为它们不知道语言，所以只能用图像传递。在文章结尾，麦卡锡问道：“潜意识只知道我们告诉它的东西吗？或者——更合理地——它是否直接接触到外部世界？”换句话说，他在思考梦中的道德信息是来自自我还是来自他处。对约瑟夫·耶格尔而言，如果我们内心深处存在一种无言的神祇，一种不受言辞束缚的图像之神，那么，他在互动的对象正是祂。

“在某种程度上，”艺术家说，“你就像一个从未知世界带回小玩意儿的探险家。我不知道这可能意味着什么，但它肯定是某种内在的反映。”反映，因为那在下方的东西无法像我们在这里认识事物那样被理解，至少无法完全理解。因为我们没有完全的控制权。耶格尔沉思着这神秘的存在：“你突然进入一个区域，有点像塔可夫斯基的《潜行者》中的区域，被带到一些你不完全在掌控的地方。而同时，所有的工作都是在你内部进行的。”

那些我们一直压抑下去的东西，也许这是唯一可以接触它们的方法，间接地，在拐角处，也许甚至有一点外界的帮助。“这些画作映射了我自己，”耶格尔重申道。“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奇怪、疏离、诡异的它方，而我认为这些画作完全表现了此刻的生活感觉——你无法滑动它们，这点倒是不错的。”

图片致谢艺术家及天线空间、BLAU International